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

徐昌火 邵蒙蒙^①

[摘要]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是现代汉语范围内由两个语义关系为反义的单音节形容语素构成的语言表达式。本文首先从频次统计分析角度对筛检出的 213 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进行语序现状描写,然后从语音、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论证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理据,最后建构了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成因发生制约模型。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Order Causes of Modern Chinese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or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voic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inally we interpret and model them as restricting mechanism and deep-rooted mechanism.

[Key words]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Causes of the word order;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1 研究回顾与本文的思路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现代汉语中存留了一类较为典型的反义“形+形”构式,诸如“大小”“多少”“长短”等,它们在语境和零语境情形下都时常呈现出固定的且遵循一定规约性的语序。

^① 作者简介:徐昌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与 HSK 研究工作。邵蒙蒙,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这种等差递增或递减体现了人们的感知与力感知之中,并体现了语言力是语序学独特现象。不少学者都曾尝试从语义角度对现代汉语并列复合词的语序进行阐释,但尚未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如杨吉春(2007:72-78)进行过汉语反义复词的义序研究,将其分为“正反”“多少”“先后”“轻重”“主次”“强弱”六类关系,并分别列举了相应语义序与语序之反义并列语反义复词,但并未说明上述几类类型间的关系,也未对义序背后的深层逻辑进行探讨,只是总结了汉语反义复词词序的大致分布规律。段益民(2004:5-6)提出反义形容词按力度排列的观点,即一组反义形容词按“强态”(“积极”形容词)在前,“弱态”(“消极”形容词)在后的原则排列,并分别列举了“强弱型”和“弱强型”的反义形容词。但“强态”与“弱态”的判定较为主观,一些中性语义色彩的形容词如“干湿”“冷热”“生熟”等也难以判断强弱,且同样难以进行深入阐释。马清华(2005:132-143)提出了贯通义序一说,将复合词语序分为两种语

序,即自然语序与贯通语序。贯通语序的方法较有新意且较为深入,但方法似乎过于细,尤其是感知度递降语序更是枝蔓交错。在对认知心理因素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之后,贯通义序排列原则中的小类可以进一步合并。

从认知角度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可分为三个角度:对空间的认知、对时间的认知与对人自身的认知。在人类个体成长与群体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认知不断地得到强化,并内化为深层认知结构。上述三类认知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又不是截然分割的,它们互相影响,并经过表达、感通、转借等多种认知方式互相结合。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虽然经过层层包裹,也必然会体现出这三类认知的基底。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并列构式的语序排列中,几排倒行顺行的认知方式,空间认知,时间认知,自我认知的潜在支配。(见表1)

表1 认知高感对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支配

认知类别	空间认知	自我认知(人)	自我认知(己)
	20个(大小、多少、高低、宽窄)	20个(正副、主副、主从、主次、主辅、亲疏、嫡庶、公母)	20个(胖瘦、肥瘦、妍媸、美丑、香臭、刚柔、宽严、巧拙、智愚)
空间认知	寡、轻重、稀稠、稀密、疏密、浓淡、咸淡、清浊、粗细、精粗、巨细、高低、宽窄、广狭、	8个(长短、繁简、详略、难易)	10个(正副、主副、主从、主次、主辅、亲疏、嫡庶、公母、)
时间认知	新陈、新旧、新老、生熟、快慢、疾徐、缓急、久暂、利钝、干湿、滑涩、软硬、脆韧)	10个(反侧、温凉、荣枯、盛衰、荣等、治乱、旱涝、土洋)	10个(昏因、红白、死活、悲喜、甘苦、甜苦、劳逸、忙闲、勤懒、勤惰)

三类认知的交错可以较为直观地从表 2 中看出,其中自我认知可分为大小两个方面,分别以社会群体和夫妻个体为认知对象。

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针对的是某一特定的认知范畴,在该范畴内,两个形容词语素存在着程度或性质上的差异。相对而言,空间或时间含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的形容词语素在映射到认知领域中时,也倾向于在同一语义含有更多的认知域,而三层的认知转化为一层的话语

往往由前到后,一般两个次级层级的形容词。因此,在现代反义“形+形”构式中,通常含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的或在时间上居后的形容词语素,一般会排在含有度小、凸显度低、时间上居前的形容词语素之前。自我认知是对时空认知的延伸和抽象化,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

按照上述标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按照是否符合认知义序进行分类,根据统计结果,82.63%的反义“形+形”构式都符合认知义序规律,只有约十分之一的构式违背此原则,可见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形成中占据一定地位。

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中,还有不少非典型构式,虽然它们普遍使用频率不高,但其存在也有自身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多为语用性质的。因此有必要在此考察它们为何形成、因何存在,同时也是对典型构式语序成因的补充和完善。

(2) 人情的冷暖、薄厚,从这只杯子身上就能看出。

以上两个例句中,非典型构式的特殊语序都是由后和前两层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进行语义上的对应而造成的,如“白黑”对“明暗”,“薄厚”对“冷暖”。

现代汉语在行文中有时会引用古文,尤其是诗句的引用更是频繁,而诗句因为押韵或对

少数非典型构式实例是逆序重复的修辞需要。

(7) 刺激部分地区物价指数上涨及商品短缺现象加剧, 穷人的强烈反差显露
 的是人们消费的滞涩感、疲惫感和紊乱的社會心态。

(8) 它的特点在于人物的本色, 语言的怪诞及造。

采用非典型构式的语序是为了造成“反常”的效果。

语体和语言风格的变化常常需要语序的配合, 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优美, 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精准。正如近体诗中的拗体一样, 非典型构式在语体中的变化也可以看作对原有规则的刻意突破。

其三, 受语境中的认知顺序制约。例如:

(9) 合区右小学任意在级室空制学培并 12 所

(10) 从“巫山云”化云始, 溯回新石器时代, 商、周、秦、汉到唐、宋、明、清

其四, 偶发用法。例如:

(11) 这里多半没有错对和是非, 有的只是不同艺术构思之间的切磋和交流。

(12) 雅加达市政当局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为居民提供伊斯兰教义上限制这一“个

应, 例句(12)中的“双单”改为“单双”可与“奇偶”相对应。

语言背后总是有一定的理据性, 但在具体的言语应用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可以暂时突破理据性的约束。但这种突破相对于常态而言总是少数, 这也可以从非典型构式与典型构式的语频差距中得到印证。

4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多元阐释

4.1 语序形成的制约模式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虽然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塑造的, 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等同, 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时机发力, 最终使语序呈现出既有的面貌。语序、语义和语用等因素存在不同的制约力度甚至制约方向, 因此, 有必要对语成因制约语序的优先序列进行阐释。

4.1.1 语音和语义的制约优先权

义序是人们认知方式的重要体现, 相对于汉语独特的调序而言, 更真有所有语言间的普遍性。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调序和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语序形成中分别

所起的作用:不违反现代汉语调序原则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6.26%,不违反中古汉语调序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4.8%,而符合文化影响下认知义序的典型构式占比为 87%。虽然从数据上看三者相差并不大,但从具体语料分析的结果来看,认知义序对典型构式语序的解释力要远大于调序。在语序语料中理想的因素是发音的自然施压,因此,词调的构式常被认定为符合这一因素而纳入不违背调序的该例中。但多数词调因素依然属于被动接受的,因此调序实际所起的控制作用并没有这么大。换言之,从制约链来看,义序优先于调序。

4.1.2 语用对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作用

语用对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作用可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历时角度来看,语用因素对语序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语序的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在非典型语序的形成过程中。从共时角度来看,语用因素对语序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语序的变异上。语用因素对语序形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语序的变异上,这是因为它同时还具有灵活性。例如在具体语境中,为“形+形”构式有时可以突破原有的语序,以非典型构式的形式出现在语流中,如“他三天三夜没睡”和“他三天三夜没睡”。

约、语境中的认知顺序制约等。

语用的制约和语音、语义的制约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各自在语流和非语流场合发挥作用。在分析上述因素的作用及其关系之后,可以得出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制约模式。

表 3 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制约模式

非语流		语流
语义	语音	语用
文化		

文化作为这个制约链的根基,在所有场合发挥制约作用。在非语流场合中,主要由语义和语音发挥制约作用,而语义的作用具有优先权,在语境场合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语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工具在上述模式的作用工具呈现出存在性特点。

事实上,传统的句法因素多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本文在对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用例进行量化统计之后,再从多角度展开考察以便给论题更加逼近语言事实。在这种套套里的探究中,每个个体都符合制约因素的现象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例外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制约因素所带来的趋向性分布特征。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动因毫无疑问和作为底层结构的文化因素有关,限于研究水平和文章篇幅,本文未能充分展开。希望有更多学者以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

[9] 符丁. 语言结构的空间顺序[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7).

[10] 刘红梅. 汉语联合词语度成因探索[J]. 宁夏大学学报, 2010(9).

[11] 施德英. 汉语联合词语的句法功能[J]. 安徽大学学报, 2004(4).

[12] 石敏春. 前置与后置并列项的不平衡[J].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13] 吴慧娟. 语序选择与语序标记——汉语语序标记的关联和来源[J]. 中国语学, 2012(4).

[14] 吴为善.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5] 杨吉春. 汉语反义复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6] 曹丹. 反义复合词语或构词的认知研究[D]. 浙江大學博士学位论文, 2007.

[17] 袁玉英. 并列式复合词语的语义特征与句法功能[J]. 汉语学习, 2008(2).

[18] 郑林曦编.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第1版)[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95.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